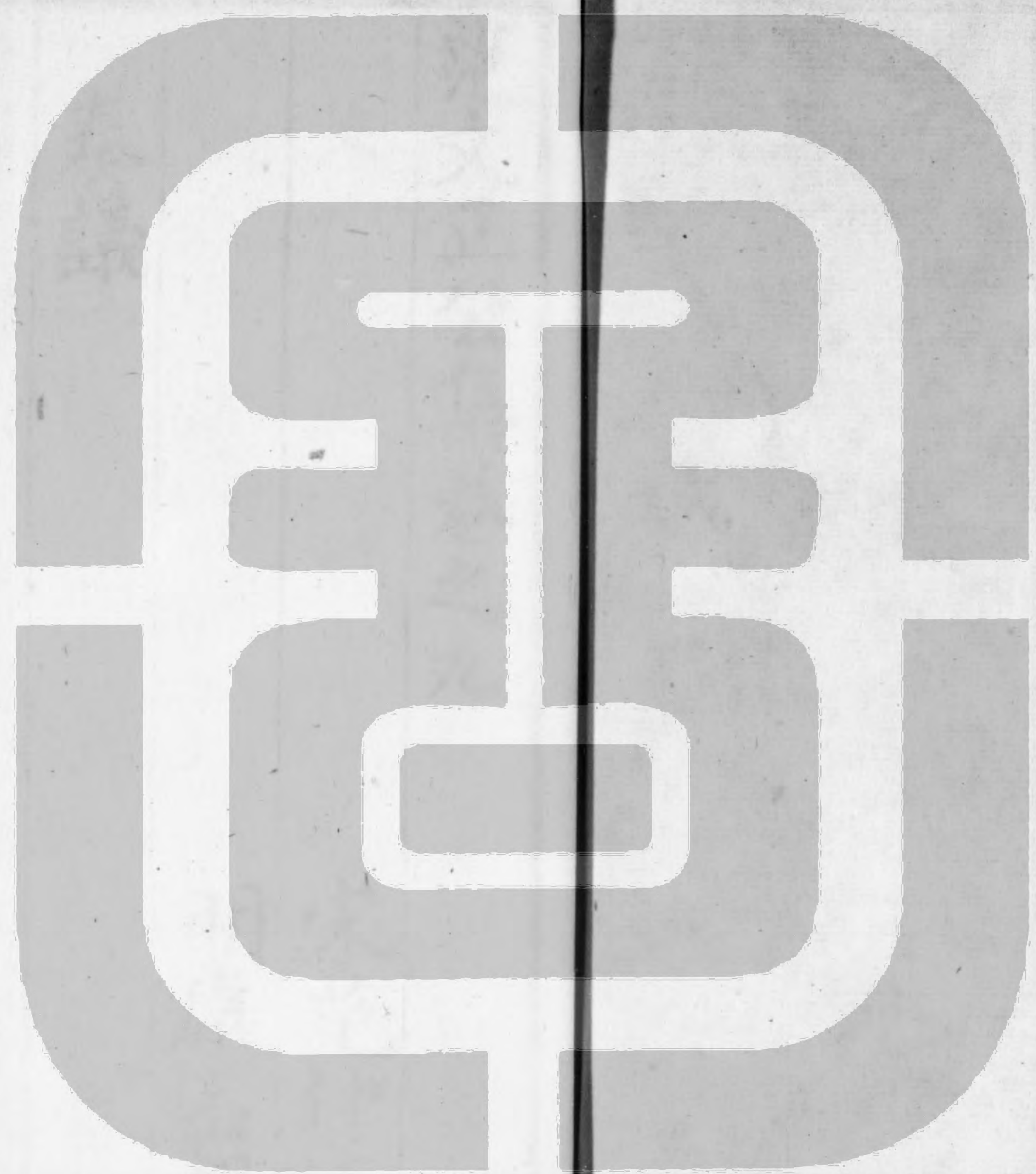






范





范文正公集卷之九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奏議

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

慶曆元年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  
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於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



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  
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  
朝廷開許為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  
請稱元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  
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總遷當時用計脫  
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  
恃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  
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  
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

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  
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  
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駘馳尔今元昊  
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心非  
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  
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禮從元  
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  
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  
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



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纒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為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為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執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吳賊人知逆

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順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跋珪石勒劉聰



文正公集 卷之九  
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陁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偽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明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漠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啟之斯為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姦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

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墮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吾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吐戎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



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  
斷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為將來再舉之利  
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  
志今復疆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  
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  
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德明納款後  
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  
獲中國之利充於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  
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

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  
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  
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為不便緣自前徃來叛  
狀未彰情無盡害今既為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  
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  
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  
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  
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  
堅求僭稱則乞朝廷荅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



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辭厚禮止是求兀卒之  
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  
陰謀嚴飭邊臣修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  
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  
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  
可休兵以啟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戶則乞荅云靈  
夏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况橫山蕃部安於內  
附一旦駟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  
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賈販則乞荅云昨來戰鬪

之後甚有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  
道塗之中多有讐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  
邊上建置榷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  
今而後罷修城寨則乞荅云邊界熟戶生有讐怨  
常相侵害須藉城寨駐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尔  
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  
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荅使遷延往來即  
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  
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



便宜又舊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効約束將佐  
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  
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  
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龍擊宜無定  
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  
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  
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  
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  
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

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  
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  
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  
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  
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  
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  
近於我自求內附內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  
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  
時不以小勝小劔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



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為晚邪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鑒

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禦邪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况即目邊上城壘經今春修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



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  
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  
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  
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減費之  
筭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獎擢貳清班西事以來  
供國雇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  
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強梗未哀挾  
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  
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忘身世之安忘  
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關  
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  
久之慮天下幸甚

徙涇原

慶曆元年

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  
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言臣與  
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  
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  
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



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  
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  
帝采用其言

揀選往邊軍士

慶曆二年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  
戍內有諸處鄉軍雇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  
軍揀上添填逐指揮內有柔弱怯懦之人道路指  
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  
支賜今來又差發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

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  
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向去合起發往邊  
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  
柔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  
弱人數內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  
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  
樣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  
老病患之人即等第與剩負安排其逐指揮人員  
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於本



文正公集 卷之九  
指揮向下人員十將內揀選得力并武藝高強人  
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轉員日依本資施行如本  
指揮人員十將內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揮內選  
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有幹了軍員部  
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士本營在  
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揀選  
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  
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  
旋開坐聞奏

揀武勇心力人

慶曆二年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  
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  
直下班殿侍內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  
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  
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漏落當行勘斷其  
揀到人數別分等第內上等入及識文字者差在  
關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逐  
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員



例遞遷安排有功劳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員之人有誤戰敵緣西址事大常須先選人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議葬荆王

慶曆四年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

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来勅葬多是旋生事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二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



畫一聞奏與降勅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  
勅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  
錢帛若干備苑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  
孝德無虧光於史策其四曰自來勅葬枉費太半  
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  
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  
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  
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  
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災異後乞合行六事

慶曆四年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  
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  
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  
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已祇畏以  
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踈決刑獄非  
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  
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  
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戎狄驅



文正公集 卷之九  
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  
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  
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  
事下悅民心上荅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  
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為中  
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  
下幸甚

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己此實聖  
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  
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  
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  
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  
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  
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  
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  
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  
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



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  
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  
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  
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  
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  
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  
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紓慢政  
也至於激勵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

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  
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歛求盡公之  
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產竭  
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  
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  
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  
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  
選潔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  
者各具有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



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辯吏奸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調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遍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於朝廷者千

百事中一二事耳其奏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况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



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  
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  
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  
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  
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  
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  
災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  
虛無所振糴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卹之實

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  
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  
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  
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  
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斗數目方  
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  
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  
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



也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於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派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 罷武學

慶曆四年

臣竊聞國家置武學以來若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儻又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非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別立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弓馬精強諳知邊事之人即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於將佐及使臣軍員中



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為將者取  
三五人令經畧部管諸司參謀官員等密與講說  
兵書討論勝策所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  
畧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人可任即不得虛張多  
教人數

罷叅知政事知邊郡

慶曆五年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  
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覩手詔下問合用何  
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即今西人議

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  
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  
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  
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同  
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  
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叅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  
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  
任

元昊求和所爭乞更不問

慶曆五年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併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畧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今西戎貪恡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綏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富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



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憂臣不勝  
懇迫惶恐之至

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慶曆五年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  
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  
稱亦與元昊兵馬相煞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  
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  
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  
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由國今無大故何敢

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  
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  
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  
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 今日  
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  
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可大疑五也又邊上  
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  
覲步谷口道路此又可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  
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



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  
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拜砲手  
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况元昊界無城可攻如  
却入漠界併攻此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  
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  
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  
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  
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  
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  
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  
畫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  
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  
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  
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  
有隱繫聖斷處之

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慶曆五年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  
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



契丹安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  
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  
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  
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  
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  
報今來虜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  
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  
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  
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

寇河東亦足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  
不入寇納誓書於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  
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  
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  
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  
兵起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事先且大議  
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  
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  
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文正公集 卷之九 三  
減武臣充提刑樞密院三班選人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驕盛如此國家禦捍實在  
三邊不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  
寨寨主常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  
部嚴治城寨體探事稅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  
却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  
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  
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分只令文資勾  
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

差遣令慣習邊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象  
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  
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  
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  
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  
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  
逐月一度具選到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  
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  
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禦備戎



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荆湖近蠻之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擇臣僚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理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

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



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以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  
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  
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  
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  
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

職官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  
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  
官知縣一員已蒙降勅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勅

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  
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  
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  
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舉胡瑗李覲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  
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  
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  
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



文正公集 卷之九 十一  
悌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  
聲教為一代之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  
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覲丘園之  
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  
愛講貫六經莫不賅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  
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  
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  
舉雷簡夫

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僉書泰州觀察判官廳  
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  
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  
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  
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陳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  
上累次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  
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椀衣服後來趙瑜等並  
轉三資張信即未嘗酬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



文正公集 卷之九 三十一  
人為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  
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孽  
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為奇兵使  
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

舉許元張去惑

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  
難刻剝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  
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切見殿中  
丞監在京權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

聖慈指揮取索權貨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  
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  
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見張去惑素有  
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  
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  
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  
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瀚並以了畢防城戰  
具皆能精辦臣昨同 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  
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闕即差今來陝西



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  
慈差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  
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舉杜杞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  
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  
伏覩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  
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於象  
索唐太宗置弘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

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  
今館閣臣僚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  
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  
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  
丞章岷秘書丞尹源秘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柔  
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  
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  
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  
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



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  
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僚供職經二  
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  
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  
育人材無尚於此臣切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  
英風特建秘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  
此祖宗盛事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  
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縉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  
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  
必亂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旰昃未暇  
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  
慈留意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奏議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慶曆三年

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



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  
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  
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  
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  
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足使天下賦稅  
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  
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  
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  
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

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  
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  
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  
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  
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  
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  
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奏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慶曆三年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  
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  
則可得刻剝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  
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  
財賦之要地寔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  
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權貨務內殿中丞許  
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刻遂舉  
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  
去惑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權貨務替

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  
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  
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緘陳執禮為  
因王欽若妻拜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官上  
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  
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  
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  
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  
協公議



奏赦後放欠負

慶曆七年

臣伏觀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  
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  
既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差揚日嚴王質與  
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該赦欠負次臣舊曾在  
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  
四十餘界計八十年来登載少數又不顯侵欺其  
勾當人亡歿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祖  
父如何少欠似此刻剝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  
德臣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  
欺盜用並與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  
第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  
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奏葛宗古

慶曆三年

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為侵用公使  
錢入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  
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  
蒙朝廷寬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



勇戰之氣臣伏覩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解及用公解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解謂以官物廻充公解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廻充公解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員因循之間為人捃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魯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廊延路中寢為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未減

荅詔條陳治道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



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網紀浸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網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未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網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  
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  
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  
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自勵以求績  
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  
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  
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  
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  
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

肖者素食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  
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  
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  
弊葺綱紀之壞執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  
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  
政賢不肖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  
事廢墮生民久苦群盜漸起勞陛下旰食之憂者  
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  
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



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  
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  
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  
時徃徃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  
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  
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  
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  
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  
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  
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  
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  
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  
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  
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  
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  
其未會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  
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  
月日及公程日期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



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  
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  
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  
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  
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  
或異畧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  
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  
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  
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  
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列狀  
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  
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註尚書考  
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  
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  
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  
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  
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  
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尊人人自勸天



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  
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  
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  
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說之及漢之  
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  
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  
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  
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  
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  
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  
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  
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  
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  
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  
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  
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  
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關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  
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奏許一子充京官如奏



弟侄骨肉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  
有勲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  
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  
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  
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  
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  
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調刑  
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一  
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談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

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  
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  
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  
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  
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群  
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  
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  
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  
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



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干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登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

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

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

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

道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

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以重

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

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

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

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



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寢為至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

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者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



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  
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  
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  
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  
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  
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  
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  
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  
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

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  
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  
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  
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  
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  
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  
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  
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  
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  
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  
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  
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  
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  
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  
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  
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  
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

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  
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  
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  
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  
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  
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  
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大藩知州十  
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  
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



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  
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並十人逐州知州  
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  
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  
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  
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省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  
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  
均其徭役寬於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  
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  
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  
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  
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  
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  
時俸祿不輟士人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  
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  
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  
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



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  
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  
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耻賈販與民爭利既  
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賊而不敢戮民有  
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  
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  
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  
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  
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  
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  
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  
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  
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  
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  
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  
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  
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  
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



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  
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  
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  
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  
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  
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法  
畏刑法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蒞於  
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  
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  
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  
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  
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  
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  
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  
歲饒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  
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  
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



文正公集 卷之十  
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  
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  
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  
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  
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  
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  
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  
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  
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

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  
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  
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  
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  
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滯  
之處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  
數年漸已堙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  
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  
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



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  
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  
農利大興下少饒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  
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  
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  
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  
曰脩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  
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

一時習武自正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  
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哀  
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  
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  
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  
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  
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  
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  
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



革而輕置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  
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饒將何以  
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  
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  
議有無關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  
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  
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  
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  
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

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  
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  
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  
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  
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  
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  
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  
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  
七百客戶二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



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  
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  
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  
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  
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無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  
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  
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  
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  
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  
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  
士七人至十人者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  
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  
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觀國  
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  
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  
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  
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  
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於寬賦



歛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  
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  
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  
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  
斷情重者當行刺配一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  
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  
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雍遏臣又聞易曰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  
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

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  
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  
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  
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  
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  
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  
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  
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  
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



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  
信之驗矣又每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  
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也臣請特降詔  
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  
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  
理寺句明會法律官吏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  
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  
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  
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  
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  
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  
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  
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  
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  
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使相度  
別從更改

### 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已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



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員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数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最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

### 論明賞罰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勦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勲臣何以鑒戒情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



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  
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邊之安危與  
其他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  
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  
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  
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  
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  
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  
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一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論訓練軍士賞罰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  
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  
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  
如此則兵有闔志將以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  
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饒



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  
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有二心守則必堅  
戰則不強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官  
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  
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稅之法可以備邊以  
臣所見今權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  
西河東路以三稅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  
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內必難克足臣  
所以請放行向南鹽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  
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  
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

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未鹽交鈔外更與恩澤一萬  
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  
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或不就差  
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為  
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  
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各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  
斷天下幸甚

### 贖法

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縣遠盖由積德之



深臣請陛下日脩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一道為議贖法事即乞降出臣近覩詔書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脩編勅所同議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於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樞密院同與見議官員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

### 陝西入中糧草

臣切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湏竭又支移關輔二稅往邊上送納道路嶮即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畧兼計置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畧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利及圖回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草數目



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見  
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  
度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  
干既糧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棟精  
銳養贍及將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  
既沿邊入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  
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畧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  
與本路經畧使及知州軍等如能依此減省入中  
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優加獎擢此軍國

大計乞聖慈留意

先減諸州公用令依舊

臣切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  
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  
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  
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  
也謹按周禮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  
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



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上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晏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民戶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並命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况朝廷用武之時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



陝西四路經畧回易錢帛

臣等切以西垂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  
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  
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  
行計置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  
乞特降指揮下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畧使司  
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  
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  
勾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

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罷陝西近裏州軍屯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  
力除沿邊有空間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  
裏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  
請佃逃田抑勒近鄰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  
自來人戶租佃官莊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  
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斛致貧戶輸納不前  
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已來科率勞



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  
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切覩編勅指揮不得將逃  
戶田土抑勒親鄰佃蒔蓋恐害民况今歲灾旱尤  
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  
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  
係租佃即令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遠年瘠薄逃田  
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召人請佃  
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皇仁

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  
本廟有老醫官一員監當其廟廷濶遠舍屋甚多  
只有剩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洒掃不  
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  
旱永興同華陝號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斗  
一百五十文足兼鄉村無可收糴人心嗷嗷賊盜  
不少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  
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委轉  
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



兵士洒掃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至廢墜

選差經畧揀退年高尪弱軍士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內右有指揮使員察得力則不惟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揮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患病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悞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

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畧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患尪弱不堪披帶及愚贛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內屯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額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曾有功勞者并武



藝高強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  
員却依本資叙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

陝西主帥帶押蕃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  
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  
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鬪  
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  
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  
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  
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  
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  
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條議廢政

十事

皇祐元年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  
公周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  
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  
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  
此周之六卿也各率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



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綿乂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脩天下不理

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率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脩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



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  
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  
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  
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均平惻隱方協至  
公况群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  
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  
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  
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  
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為國器用此地官司徒  
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總天下郡學每  
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  
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  
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員更體量名實相  
副者保明奏聞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  
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



刻剝既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農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書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為急務倉庾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於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頒詔令其天下官員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較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

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縣蕞綱紀寢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脩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磨勘差遣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  
或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  
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  
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總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  
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貴其精當至於戰陣  
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  
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擢  
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  
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二帝三王盡心此道  
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  
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  
并法寺辨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冤  
之奏盡委刑部辨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  
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  
盡行駁正故沉寃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  
公事并辨雪過負冤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  
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  
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事體大者別具奏呈  
令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  
司常務即主判官員依舊兼行

議知州知縣有才幹者管義勇兵甲教習軍  
旅

嘉祐元年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武臣外開折衝果  
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務農一時習  
武無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  
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  
逆亂者及開元末倚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  
其後兵伍皆市井之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  
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  
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末類且逐  
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



倉卒不為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  
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  
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攝衆望者有  
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猥之人  
存留者不過動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  
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  
衆未有統領而無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  
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  
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

為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官吏為難  
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為重然國家恐北戎之疑  
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  
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  
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  
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  
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  
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  
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



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  
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  
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  
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  
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悞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  
得所雖有饒饒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  
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脩建址京議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

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  
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  
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  
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  
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  
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  
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址事既動營洛已  
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惟脩建址  
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



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  
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  
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  
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  
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瓜牙  
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  
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  
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  
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

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  
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迴顧之  
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  
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關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  
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  
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  
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但令討  
賊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  
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



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  
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於朔  
方天下豈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表乞  
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  
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  
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  
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  
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  
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

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  
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迴顧之憂矣  
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  
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  
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  
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  
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困而撓之  
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喪我振未必不  
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



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

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

再上脩京城議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  
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  
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非有限  
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倚  
也戒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修東京而  
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  
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  
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  
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耻

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  
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悞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  
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  
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為上  
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  
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  
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巡幸北都  
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  
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如



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  
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  
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  
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  
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  
之中或有姦兇竊發為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  
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  
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  
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

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  
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  
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  
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嚴且  
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  
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  
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  
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  
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



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  
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為京  
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  
鑒裁之



